





宋忠愍文文

山先生集



光緒二十一月
宋忠愍文文
雕

文信國公集目錄

卷首

欽定四庫書目

御製南宋總論

御製信國本論

從祀原案錄

遺像

遺墨

卷一

對策

封事

內制

卷二

表牋

疏

申省狀

卷三

文信國公集

目錄

書

卷四

書

卷五

啟

卷六

啟

卷七

公牘 文判

卷八

記序

卷九

跋贊銘說講義

卷十

祭文行實墓誌銘祝文上梁文樂語

卷十一

詩

卷十二

文信國公集目錄

詩

卷十三

指南錄

卷十四

指南後錄

卷十五

吟嘯集

卷十六

集杜詩

卷十七

祀年錄

卷十八

拾遺

卷十九

附錄

卷二十

附錄

文信國公集

目錄

三

文信國公集卷首

高宗純皇帝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恭照節錄

文山集二十一卷宋文天祥撰凡詩文十七卷指南前錄一卷後錄二卷紀年錄一卷天祥大節炳然不以詞章重而詞章實卓然可傳農田餘話稱其不獨忠義貫一時亦斯文開氣之發見非虛語也

文信公集杜詩四卷宋文天祥撰是編舊於集外單行今亦別著於錄凡五言絕句二百篇皆集杜句爲之每篇之首悉有標目次等而題下叙次時事多足補史傳之遺

文信國公集

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恭照節錄

文山集二十一卷宋文天祥撰天祥事迹具宋史立傳天祥平生大節照耀今古而著作亦極雄健如長江大河浩瀚無際其廷試對策及上理宗諸書持論剴切尤不愧肝膽如鐵石之目故長谷眞逸農田餘話曰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惟范石湖陸放翁爲平正至晦菴諸子始欲一變時習模仿古作故有神頭鬼面之論時人漸染旣久莫之或改及文天祥畱意杜詩所作頓去當時之凡陋觀指南前後錄可見不獨忠義貫於一時亦斯文開氣之發見也生平有文山

隨筆數十大册常以自隨遭難後盡失之元貞大德間其鄉人搜訪編爲前集三十二卷後集七卷世稱道體堂刻本考天祥有文山道體堂觀大水記稱自文山門入過障東橋爲道體堂云云則是堂本其里中名勝而鄉人以爲刊版之地者也書中原跋九條並詳載本字願可以考證明初其本散佚尹鳳岐從內閣得之更加編次爲詩五十七卷起寶祐乙卯迄咸淳甲戌皆通鑑後及籤州以類之作江西副使陳价廬陵處士張祥先後刻之附以指點前錄一卷後錄二卷則自德祐丙子天祥奉使人元營回滬海誓師閩粵羈雷燕邸患難中手自編定者吟嘯集則當時書肆所刊行與指南錄頗相複出紀年錄一卷亦天祥在獄時所自述後又復集眾說以益之惟集杜詩以世人單行未經收入今各著於錄至原本所載記序碑銘之類乃其家子孫所綴錄冗雜頗甚今並從刪削焉

文信國公集

卷首

文信公集杜詩四卷一名文山詩史宋文天祥撰蓋被執赴燕後於獄中所作前有自序題歲上章執徐月祝犁單闕日上章協洽案上章執徐爲庚辰歲當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乃其赴燕之次年祝犁單闕當爲己卯之月上章協洽爲庚未

之日於干支紀次不合考是年正月癸卯朔二月內當有三
庚日二未日必傳寫者有所錯互至以歲陽歲名紀日本於
吳國山碑中日惟重光大淵獻語而並以紀月則獨見於此
序又序後有跋稱壬午元日則天崩授命之歲也詩凡二百
篇皆五言二韻專集杜句而成每篇之首悉有標目次第而
題下叙次時事於國家淪喪之由生平閱歷之境及忠臣義
士之周旋患難者一一詳誌其實巔末粲然不愧詩史之目
吳之振宋詩選徒以裁割巧合評之其所見抑亦未矣劉定
之序稱原書序跋中有闕文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闕而不

文信國公集

卷首

三

書今皆補之爲白字又題姓某履善甫者卽指南集中所謂
越蠡改陶朱之意案今本序跋並無闕字蓋卽定之所補而
履善甫上已署天祥之名則不知何人增入又定之稱分爲
四卷而今本只一卷殊失原第今仍析爲四卷以存其舊焉

人君立法垂猷陪養元氣仁施於百姓教被於蒼生非徒一時享治平之休亦子孫萬世無疆之利也南宋僻處江南窮居一隅人君無英雄出類之才在位多奸邪小人強鄰在境軍弱民貧然猶享國百五十年忠臣義士孝子節婦親其上死其長不以倉卒生死易其操者屢見於時史策爲光豈非大祖仁宗仁澤之厚德化之深而後世子孫猶蒙其休澤哉蓋自高宗棄淮北而中原不守前惑於汪黃後制於秦檜有武穆而不能用有可復故都之機而屈膝請和失中原之罪

文信國公集

卷首

四

高宗不得而辭焉孝宗有猷有爲足以恢復而天不祚宋值金世宗之賢無豐可乘光宗甯宗昏庸不振理宗合元滅金而渝盟棄好任用權姦雖有尊儒之名而苛刻小民疏退君子南宋之亡兆於此矣度宗荒於酒色亡國不於身幸也帝羸身爲臣虜然大木之傾亦豈一繩之所能繫哉端宗帝昀僻居海濱國不成其爲國而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諸臣猶盡心力而爲之亦忠臣義士舍命不渝之秋也卒之端宗驚悸而死帝昀投海而歿國亡宗絕社稷爲墟其亦可哀也已然自古無不亡之國漢唐宋爲三代以下享國長久之朝漢

唐立國強盛過於有宋而宋及末運全節死義之士遠過於
漢唐者則又祖宗之餘澤與周程朱張講明正學之功也嗚
呼誰謂德教學術非治天下之大本乎

文信國公集

卷首

五

御製宋臣文天祥論

夫士君子被服儒行以學古自名才德兼優者上也其次則
以德爲貴而不論其才焉故自古因有才而無忠誠之行敗
人之事者多矣未有忠誠有德而敗人之事者卽勢至於不
可爲亦必竭忠盡瘁死而後已不肯忍恥偷生以辱其國也
當宋之亡也有才如呂文煥雷夢炎葉李輩皆背國以降元
而死君寧分國難者皆忠誠有德之士也然此或出於一時
之憤激奮不顧身以死殉之後世猶仰望其丰采若文天祥
忠誠之心不徒出於一時之激久而彌厲浩然之氣與日月

爭光蓋志士仁人欲伸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
心也公初被執既而得脫猶奉二王窮居海濱至於亡國沉
族而不顧兵敗身執視死如歸而元人弗殺冀其忠義之心
久而懈也於是歸其妻還其族在中常之人固將感德而有
轉計矣而公方以百折不回之氣萬變不渝之志妻子在前
而不顧高官大祿而不慕惟宋室是嚮自書其志曰孔曰成
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可謂行踐其言矣

文信國公集

卷首

六

宋丞相文忠烈公從祀原案錄

宋賢文信國公吉安府廬陵人也城外五里螺山下有文
山祠祠明宏治間周公孟中奏請勅建景泰中韓公雍撫
江右奏加謚號詔謚忠烈蓋公之精忠大節人所共欽前
代追崇者屢矣願未有奏請從祀者今幸

上憲奏奉

詔旨從祀

廟庭洵不朽之盛事謹鈔錄原案刻爲一冊列諸卷首以備

稽考云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江西吉安知府李鎔經識

文信國公集卷首

吉安府爲詳請從祀事本年四月初五日據卑府儒學兼
理教授勒榮堃訓導劉拱辰詳稱竊維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卑學趨跬

文廟瞻仰先儒牌位竊思文信國公仁至義盡未經從祀似
爲缺典爲此稟懇詳請轉奏從祀以正道統而維名教等
情到府據此卑府復查從祀大典必須文行兼粹毫髮無
憾者方可聲請吉安府自宋明以來賢哲輩出如歐陽修
羅欽順業經從祀惟文信國公未會議及伏讀乾隆二年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以文天祥忠誠之心不徒出於一時之激久

而孺勵浩然之氣與日月爭光蓋志士仁人欲伸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也煌煌

聖訓所以獎忠貞而勵名節永爲萬古定論卑府伏思文信國公之成仁取義人所共知其言曰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則其生平志宗孔孟生死不渝其操亦可概見夫言孔孟之言者尙在弟子之列豈行孔孟之行者願不得居狂簡之後耶且卽以著作論文信國公之立言亦有可採者考文山文集計十六卷其舉進士對策以法天不息爲言考官王應麟稱其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今讀其策有曰聖人

文信國公集卷首

八

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言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又曰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其劄子有云聖人之作經也本以該天下無窮之理而常足以擬天下無窮之變後世興衰治亂之故往往皆六經之所已有凡六經垂監戒以爲不可者小犯之則關安危大犯之則決存亡是何哉聖人知有理而已合於理者昌違於理者僇所貴乎帝王之

惟能不悖乎六經無蹈乎其大成而已又曰孔孟微言至
周程張朱始大闡明如濛斯發爲狂聖繼絕學爲萬世開
太平以上所言與宋元明儒語錄奚以異焉此外發爲文
詞無非扶植人倫維持世教明儒羅洪先序其集云陳告
敷宣肝膽畢露旁引廣喻曲盡事情此豈一朝一夕之故
哉其所養者豫也夫養之於一身而著之於萬世以公之
精忠大節雖不從祀固已炳若日星惟是公旣以孔孟之
道自淑則必引而進之宮牆之內方足以符名實而協衆
志茲卑府儒學稟請從祀前來卑府復飭廬陵縣知縣蔣

文信國公集

卷首

九

予檢廬陵縣學教諭涂琳訓導李鴻緒商諸紳士輿論僉
同似可從祀

文廟以崇先賢而維風教是否可行理合具文詳請

憲臺俯賜察核示遵爲此備由具申伏乞照詳施行須至
冊者

計送清冊一本

吉安府爲詳請從祀事遵將宋丞相文信國公守實造冊
呈核須至冊者

今開

宋史文天祥列傳天祥字宋瑞吉安府廬陵人也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萬餘言理宗親擢爲第一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天祥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尙書左司郎官忤賈似道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元年

文信國公集卷首

本

起爲湘南提刑改知贛州德祐初召天下勤王天祥奉詔涕泣募衆萬人盡以家資爲軍費入平江與元兵戰敗明年除樞密使尋除右丞相至元十五年衛王立加天祥少保信國公進趨潮陽縣至五坡嶺方飯張宏範兵突至執之天祥吞膽子不死送至京師在道八日不食不死在燕三年終不屈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衣帶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一公之學以立誠爲至知瑞州時與書院諸生講忠信進德

修辭立誠二語謂天地間只一箇誠字更難撲不破忠信
卽誠言忠信卽修辭立誠之誠觀德者只觀人之辭一何
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實便是德進聖學浸遠人僞交作
而言之無稽甚矣其於文也滔滔然寫出來無非貫穿孔
孟然外如此中不如此心日相反所言與所行如出兩人
嗚呼聖賢千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所以存養此真實也
豈以資人之口說而已哉元城事溫公凡五年得一語曰
誠問其目自不妄語始此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公
之教人如此則言行相顧學術醇正於此亦可見矣

文信國公集 卷首

一公之白守甚確其與樞密江古心書云某他無能爲役至
於守其本心不與流俗爲軒輊以求上不負知己下不負
委瑣之所存則或可無愧怍於此尙惟先生終教之公之
平生不愧不怍於此可見

一公之學以程朱爲宗其言曰凡道各有入處凡學各有悟
處程子以敬張子以禮示人以從入也而遊於程張之門
者或得於靜坐或得於至一或得於去一矜字悟之不必
同也凡入皆以悟凡悟皆可入又曰乾稱進德者三所以
進者無他法天行而已矣進者行之驗地有運行無有不

至不至焉者不行也不行而望進前境所謂遊心千里之外而本身却只在此雖欲進焉得而進諸又曰川之水道之體也山之泉性之象也善盡道者以敬而操存之則猶之川而不息焉善盡性者以敬而涵育之則猶之泉而不雜焉蓋有欲則息惟敬爲能不息有欲則雜惟敬爲能不雜又曰自唐儒以博愛謂仁而仁之道遂爲小惠至先儒以仁爲包四德而學者始識仁旨漢晉以來有恕己恕人之說而恕之弊遂爲姑息至先儒以恕爲如心而學者始明恕聖人浸遠道學無傳賴伊洛諸君子出而抉聖經千載之秘而後之學者遂得襲其遺以求進於道又曰觀書每誦一義善可以爲法卽驗之於身曰吾嘗有是乎無則勉之每說一事惡可以爲監卽揣之心曰吾嘗有是乎有則改之以上皆粹然理學之言

文信國公集

卷首

三

一公之學闢異端而崇孔氏爲其力也全集載王元剛者生子名通謂夢通守來謁而生公關之曰輪迴之說佛者有之苟自孔氏不當以爲信然且夫人有此身卽有此理聖賢之學主乎踐形而不願乎其外元剛之教子望之以通於性命之正以無負乎天之所以與我者其遂符所夢也

郭其復過之也耶又新吳昭德觀或傳劉仙人飛昇之地
有丹井存鄒高士居觀亦以煉丹療疾公爲之說曰仙人
之心狹於成己高士之心溥於濟人且夫兼人已爲一致
合體用爲一原吾儒所以爲吾儒也重己而遣人知體而
忘川異端之所以爲異端也高士非學吾儒者而能以濟
人爲心噫高士不賢於仙人歟公之攘斥二氏於此可見
一公登進士第一而不以科第介意也其爲衡州進士題名
記云科第之末不足爲儒者道天下事固有大於此者矣
衡有石鼓書院朱文公實爲記其論世俗之書進取之業

文信國公集

卷首

十三

以爲志於己者所羞言至謂學校科舉之害不可以是爲
適然而莫之救先生所以正人心破俗學者願乎其至也
前輩之流風未遠學者之分內何限然則縣之此碑將以
紀姓名也豈曰使人歆慕誇羨矜矜然爲物外之歸哉又
景定二年公除秘書省正字誥詞有知爾素志不在溫飽
之語則公之志節超然爲人所共見久矣

一公之自奉甚清約也公忤賈似道歸始闢文山自序云

於山水之外別無嗜好衣服飲食但取麤適不求鮮美於
財利至輕每有所入隨至隨散不令有餘常歎世人乍

權望卽外興獄訟務爲兼并登第之日白矢之天以爲至
戒故平生無官府之交無鄉鄰之怨閑居獨坐意常超然
雖凝塵滿室若無所睹其天性澹如也又公知甯國府其
家歸宿胡姓飯店胡故人也求公助公笑曰諸擔中任取
其一胡取一擔則扇也公笑曰汝無用此命值與之蓋
胡以公貴意必輜重充溢不知公行橐楊然是以任其自
擇也傳稱公既第誓不倚勢近利自祿賜所入盡以散族
友之貧者沒後官籍其家蕭然則公之清節自持可見矣
一公之作吏政績著明也公兼權刑部郎官時鉤考裁決吏
不能欺知瑞州撫以寬惠鎮以廉靜遺愛在民久而不忘
知甯國府民歌舞之爲立生祠知贛州平易近民民獲安
堵家置香火以報恩則公之爲治循良亦可見矣

文信國公集卷首

十四

一公忠孝之性發於自然也公父革齋先生有盛德公與弟
壁侍奉維謹雖盛寒暑慄慄擎漿弗敢懈將赴禮部恐違
定省侍父行廷對後父疾公號慟請命於天所促齡益親
算疾篤又椎心禱呼冀殞滅以代父歿扶柩還里以君子
不家於喪沿途餽送并不受至其忠義之氣隨處發見語
及時事輒流涕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

者死人之事其面折首顛有曰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在前鼎鑊在後非所懼也過零丁洋詩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對博羅有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醫藥之理不用醫藥者非人子也陸秀夫奉詔獎諭公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軀殉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煉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可謂知公之志矣論者謂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報立千萬世人臣之極不其然乎

文信國公集

卷首

五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吉安府具詳五月二十一日奉

藩憲費 批謹案宋賢信國文公經術起家忠忱報國萬古仰日星之炳一編傳洙泗之微允宜配饗

廟庭以維風教仰卽通詳

學三院憲批示遵辦此繳清冊存

六月十一日奉

巡憲陳 批宋賢信國文公忠以勵節誠以宅心既守義

以淑身統承洙泗復捐軀以報國光炳日星允宜崇祀

廟庭以維風教仰候

三院憲暨藩司批示繳清冊存

閏七月初六日奉

學憲孫批候撫部院核辦仍候

督部堂批示此繳冊存又奉

撫憲吳批仰布政司確查議詳仍候

督部堂批示繳冊存又奉

署督憲壁批仰江西布政司確核詳覆飭遵仍候

撫部院批示繳冊存

文信國公集卷首

十六

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費為詳請會奏請

旨敕部核議事據吉安府知府李鎔經詳稱同前稿等情遵查

廬陵縣宋賢信國文公經術起家忠忱報國萬古仰日星

之炳一編傳洙泗之微允宜配享

廟庭以維風教茲據該府造具事實清冊詳請轉詳前來所

有信國文公應否從祀

文廟之處理合具文詳請憲臺察核會奏請

旨敕部議覆恭候

諭旨遵行

江西巡撫吳

文錄

跪奏爲宋臣文天祥完行純忠志宗孔

孟請從祀

文廟以彰正學而闡幽光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維純臣大節惟恪守夫忠貞名教完人質本原於理

學我

朝治崇儒術

化洽人文凡有功

聖教未曾耐饗

文廟者歷經奏

文信國公集

卷首

准從祀在案茲查宋臣文天祥江西廬陵縣人年二十舉進士

對策萬餘言理宗親擢爲第一洊歷右丞相加少保封信

國公至元十五年爲元將所執在燕三年終不屈而死衣

帶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

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是其生平志宗孔孟

實爲生死不渝伏讀乾隆二年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以文天祥忠誠之心不徒出於一時之激久

而彌勵浩然之氣與日月爭光蓋志士仁人欲伸大義於

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也煌煌

聖訓所以獎忠貞而勵名節者尤爲千古定論且考其所著文山

文集計十六卷其舉進士對策以法天不息爲言考官王

應麟稱其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此外發爲文詞無非

扶植綱常維持世教其爲學也以立誠爲主以程朱爲宗

闢異端崇孔氏踐修儒行輔翼聖經以之升廟學宮洵爲

不愧據藩司費開綬轉據吉安府暨該學教官開造事

清冊具詳請奏前來合無仰懇

聖恩准將文天祥從祀

文廟以昭崇報除將清冊送

文信國公集卷首

七

訃核辦外臣謹會同署兩江總督福建福州府將軍臣璧

昌江西學臣孫瑞珍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

勅部議覆施行謹

奏

道光二十三年閏七月初八日恭摺會奏八月二十二日

奉到

硃批禮部議奏欽此

禮部謹奏爲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江西巡撫吳文鎔奏請宋臣文天祥從祀
文廟一摺奉

硃批禮部議奏欽此

臣等查閱原奏內稱我

朝治崇儒術凡有功

聖教未曾爾饗

文廟者歷經奏

准從祀茲查宋臣文天祥由進士對策第一洵歷有丞相加少

保封信國公至元十五年爲元將所執在燕三年不屈而

文信國公集卷首

十九

死衣帶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迹其生平志宗
孔孟實爲生死不渝伏讀乾隆二年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文天祥忠誠之心不徒出於一時之激久而
彌勵浩然之氣與日月爭光蓋志士仁人欲伸大義於天
下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也煌煌

聖訓所以勵忠貞而獎名節者洵爲千古定論所著文山文集十

六卷其舉進士對策以法天不息爲言考官王應麟稱其

古誼若龜鑑忠肝若鐵石此外發爲文詞無非扶植綱常

維持世教以之升廟學宮洵爲不愧據藩司費開綬轉據
吉安府賢該學教官開造事實清冊具詳請奏合無仰懇
聖恩准將文天祥從祀

文廟以彰崇報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等語
等查康熙五十四年以朱儒范仲淹學
問精醇經綸卓越入祀

文廟雍正二年遵
旨議定以縣賈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漢諸葛亮宋
尹焞魏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元趙復金履祥許謙陳

文信國公集 卷首

涪明羅欽順蔡清

本朝陸隴其二十人增祀

文廟乾隆二年以元儒吳澄從祀道光二年三年五年六年
八年節經遵

旨議准以明臣劉宗周從祀西廡

本朝湯斌從祀東廡明臣黃道周從祀東廡明臣呂坤從祀

西廡唐臣陸贄從祀東廡

本朝孫奇逢從祀西廡各在案竊思先儒疏經
文廟必其人扶持名教羽翼

聖經有禪學術人心始堪升諸從祀之列典至鉅也茲查宋臣
文天祥籍隸江西廬陵自幼卽慕歐陽修楊邦乂胡銓之
爲人舉寶祐四年進士第一因忤董宋臣賈似道屢次被
斥德祐初由知贛州起兵勤王以右丞相奉使元軍與伯
顏抗論阜亭山被拘由鎮江夜亡入真州航海至福建督
兵江西廣東於五坡嶺被執道服腦子不死至燕囚繫三
年終以不屈被殺伏思宋當德祐景炎之世勢已萬無可
挽而天祥輾轉兵戈志不稍挫其奉使伯顏冀以口舌存
國在燕時與丞相博羅辨論有人臣事君猶子事父雖明
知不可爲盡吾心焉等語卒之從容就戮大節彌光忠孝
洵屬性生所著文集十六卷首列進士對策末附在燕時
詩讜論忠懷溢流格墨餘若書院講義何遜程名說諸篇
存誠至敬多與程朱之說相印證而其最酷者尤莫如正
氣歌衣帶贊發明乾坤正氣及聖賢取義成仁之旨蓋其
學宗孔孟實能身體力行故其言卽自道所得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所稱浩然之

氣與日月爭光者實天祥一生

定論再查明臣劉宗周黃

周均以學問氣節有神名教

先後奏蒙

文信國公集

卷首

泝予從祀天祥扶植綱常按之爾臣行誼相同應如該撫等所
請准其從祀

文廟西廡在宋臣何基之次以敦節義而崇祀典所有臣等
擬議緣由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

訓示遵行爲此謹

奏請

旨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初七日奏初九日內閣奉

旨依議欽此

文信國公集 卷首

三

文信國公遺像



文信國公集

卷首

遺像

三

道古水且數室

去亦得師真難且二弟

傾心致生不可全也餘

臣而了

以內如七百兄英祥平安矣

天祥字子之車上之

制使者以侍臣天祥自
汀後以建福以次滯失
朝廷者士三百人死
節者如心先生善強人

文信國公集

卷首

遺墨

語

急不赴之者死名之
成之生孤塚中執力力
家所居遠觀字留無一
為古力且世平生之念
年石月也之用塔前一

自許福屯至姚襄問道
與老母相見而後出
游漫西云後却於公去
彼伴用情長去常念之
不忘故四老漫書一
點輝

文信國公集

卷首

道一主

五

素衣決之使乞之聖

正月 天祥 老

法洪杜詩

平生 臨臨 弓 森 波

傷 是 文 士 原 艘 折 之 慶

石盡水歸心事盡
眼空却鳥沒痕多
千年壘岫水清在
一壺兼江如酒河
黃土一之隨天
是

文信公集

卷首

通墨

三美

以泥海心任行蹤

一
馬
平
心

我
之
在
世
沒
般
一
半
之
歸
因
凡
隨
任
言
心
平
便
集
泥
區

昭然之彩多傷心境
之為題江之壯多思
半道起驚鴻

何來

地氣沈沈抱之筆法翔

文信公集

卷首

遺墨

七

今以多之每文江城覺

未出打明鐘未自隨

少亦亦叫佛却

之了先東西不任了平

生之為喜之也記然向來

新學出此之更
輝
之
自
明

文信國公集

卷首

遺墨

三

文信國公集卷首終

文信國公集卷一

對策
御試策一道

有題

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
事物之常根於陰陽五行之隨而實不外乎仁義禮智剛柔
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
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天下本之精神心術達之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窮廣歷
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者何歟朕以
寡昧臨政願治於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窅乎其未朕也朕
心疑焉子大夫明先聖之術咸造在廷必有切至之論朕將
虛已以聽三墳而上大道難名五典以平常道始於日月星
辰願乎上鳥獸草木若於下九功惟彼凶衷來王臣工熙哉
庶事康詩其聖神功化之驗效然人心迫心寂寥片語其危
微補一之不可以言既歟若何為而畔會何為而疑俗何
以不若結繩治何以不若畫象以政疑民以禮凝士以天保

采薇治內外憂勤危懼僅克有濟何帝王勞逸之殊歟抑隨
時損益道不同歟及夫六典建官蓋爲民極思不過曰治曰
教曰禮曰政曰刑曰事而已豈有此外又有法歟自時厥後
以理欲之消長驗世道汗隆陰澗之口常多陽明之日常少
刑名雜霸佛老異端無一毫幾乎道駁乎無以議爲然務德
化者不能無上郡雁門之警施仁義者不能無末年輪臺之
悔甚而無積仁累德之素紀綱制度爲足維持憑藉者又何
歟朕上嘉下樂夙興夜寐靡盬萬道久而未洽化久而未
成天變洊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習浮國計殫而兵力弱
苻澤未清邊備孔棘豈道不足以御世歟抑化裁推行有未
至歟夫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爲而未徵歟變則通通則久
今其可以屢更歟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
之意寶祐四年五月八日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二

臣對恭惟皇帝陛下處常之久當泰之交以二帝三王之道會
諸心將三紀於此矣臣等鼓舞於鳶飛魚躍之天皆道體流行
中之一物不自意得旅進於陛下之庭而陛下且嘉之論道道
之不行也久矣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然臣所未解
諸今日已當道久化成之時道洽政治之候而方歎焉有志勤

道遠之疑豈望道而未之見耶臣請泝太極動靜之根推聖神
功化之驗就以聖問中不息一語爲陛下勉幸陛下試垂聽焉
臣聞天地與道同一不息聖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
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其間百千萬變之消息盈虛百千萬事
之轉移闢闢何莫非道所謂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隱於渾
淪藏於未彫未琢之天當是時無極太極之體也自太極分而
陰陽則陰陽不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五行則五行不息道亦
不息自五行又散而爲人心之仁義禮智剛柔善惡則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穹壤間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與之相爲不息
然則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爲
之聖人出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
開太平亦不過以一不息之心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
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
自精神心術以至於禮樂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墳五典
以來以至於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
一念之不息者始秦漢以降而道始離非道之離也知道者之
鮮也雖然其間英君誼辟固有號爲稍稍知道矣而又沮於行
道之不力知務德化矣而不能不尼之以黃老知施仁義矣而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三

不能不遵之以多欲知四年行仁矣而不能不畫之以近效上下二三十年間牽補過時架漏度日毋怪夫駁乎無以議爲也獨惟我朝式克至於今日休陛下傳列聖之心以會藝祖之心會藝祖之心以參帝王之心參天地之心三十三年間臣知陛下不貳以二不參以三茫乎天運宥爾神化此心之天混兮闢兮其無窮也然臨御浸久持循浸熟而算計見效猶未有以大快聖心者上而天變不能以盡無下而民生不能以盡遂人才士習之未甚純國計兵力之未甚充以至盜賊兵戈之警所以貽宵旰之憂者尤所不免然則行道者殆無驗也邪臣則以爲道非無驗之物也道之功化甚深也而不可以爲迂道之證效甚遲也而不可以爲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爲治願力行何如耳焉有行道於歲月之暫而遽責其驗之爲迂且遠邪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姑以近事言則責躬之言方發而陰雨旋霽是天變未嘗不以道而弭也賑饑之典方舉而都民歡呼是民生未嘗不以道而安也論辯建明之詔一頒而人才士習稍稍渾厚招填條具之旨一下而國計兵力稍稍充實安吉慶元之小獲維揚濫水之雋功無非憂勤於道之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四

明驗也然以道之極功論之則此淺效耳速效耳指淺效速效而遽以爲道之極功則漢唐諸君之用心是也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而肯襲漢唐事邪此臣所以贊陛下之不息也陛下儻自其不息者而充之則與陰陽同其化與五行同其運與乾坤生生化化之理同其無窮雖充而爲三紀之風移俗易可也雖充而爲四十年圜空刑措可也雖充而爲百年德洽於天下可也雖充而爲卜世過億萬年敬天之休可也豈止如聖問入者之事可徐就理而已哉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五

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隨而實不外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修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乎天下本之於精神心術達之於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洽於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寤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王之術歲造在庭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已以聽臣有以見陛下邇道之本原求道之功效且疑而贊之臣等也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

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
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遡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輿坎
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
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
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
冲漠無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
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卽人心而道
在人心卽五行而道在五行卽陰陽而道在陰陽卽無極太極
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賈隱包小大通物我道何以若此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六

哉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
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
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
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道息
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
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
立不息之體則斂於修身推不息之用則散於治人立不息之
體則寓於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於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之用

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間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於道其可以頃刻息邪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強不息中庸之道至於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久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卽不息之天地也陛下臨政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七

願治於茲歷年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強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間我之所以擔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於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之候也進於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廢游於途者不可以中途而畫孜孜矻矻而不自已焉則適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爲至百里之階也不然自止於六七十里之間則百里雖近焉能以一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爲迂道無速證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爲遠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

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於三極之間神采灌注於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爲陛下陳之仁宗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祇勤抑畏慶曆之詔曰不敢荒帝皇祐之詔曰緬念爲君之難深惟履位之重慶曆不息之心卽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卽慶曆不息之心也當時仁宗以道德感天心以福祿勝人力國家綏靜邊鄙甯謐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變碎通天岸以救民生處賈黯吏銓之職擢公弼殿柱之名以厚人才以昌士習納景初減用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八

之言聽范鎮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強兵力以至講周禮薄征緩刑而拳拳以盜賊爲憂選將帥明紀律而汲汲以西戎北虜爲慮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臣伏讀聖策曰三墳以上云云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臣有以見陛下慕帝王之功化證效而亦意其各有淺深遲速也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皆是物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

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當是時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敘以道而敘也四夷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拜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於土階巖廊之上夫誰曰不可而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法重於三歲無歲而敢息也授歷之命嚴於四時無月而敢息也凜凜乎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之執者戰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已河圖出矣洛書見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九

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贅矣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則其戰兢保持之念又有甚於堯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於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驗於五十年視阜之時讀萬世永賴之語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間天得以爲天地得以爲地人得以爲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證效抑何其遲歟降是而王非固勞於帝者也太樸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益巧世變之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爲不息焉

俗非結繩之治也治非畫象之古也師不得不暫侯不得不會
民不得不凝之以政士不得不凝之以禮內外異治不得不以
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禮曰
教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
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
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勞慄慄危懼不如非心黃
屋者之爲適也始於憂勤不如恭已南面者之爲安也然以心
而觀則舜之業業卽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卽舜之業業湯之慄
慄卽禹之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何莫非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十

兢兢業業孜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敬於宇宙間者無一日息帝
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尙可以
帝者之爲逸而王者之爲勞耶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
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夫證效或可與帝王一視矣臣伏讀聖策
曰自時厥後云云亦足以維持憑藉者何歟臣有以見陛下陋
漢唐之功夫證效而且爲漢唐世道發一慨也臣聞不息則天
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
資敏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
者奈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爲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

反爲欲所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爲陰濁所勝是以
勇於進道者少沮於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歟
雖然是爲不知道者言也其間亦有號爲知道者矣漢之文帝
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議焉先儒嘗論
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爲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純
乎天不純乎人而出入於天人之間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
入乎理欲之間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
之間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泰和之風然而尼之以黃
老則雁門上郡之警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十一

盛然而遏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雖足
以開貞觀昇平之治然而畫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曾不足爲
再世之憑藉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
分之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汗隆之分數亦係於
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然臣嘗思之漢唐以來爲道之累者其
大有二一日雜伯二日異端時君世主有志於求道者不陷於
此則陷於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之心異端累之也武帝太
宗之心雜伯累之也武帝無得於道憲章六經統一聖真不足
以勝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罰之慘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

道閨門之恥將相之誇末
年遼東一行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
暴其心也驕雜伯一念憧
憧往來是固不足以語常久不息之
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
天資稍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長
者之道待天下而晁錯輩
刑名之說未嘗一動其心是不累於
雜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
恭儉之心而移之以求道則後元氣
象且將駸駸乎商周進進
乎唐虞奈何帝之純心又閒於黃老
之清淨是以文帝僅得爲
漢唐之令主而不得一儕於帝王鳴
呼武帝太宗累於雜伯君
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爲
雜伯所累而不能不累於
異端是則重可惜已臣願陛下監漢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十一

唐之跡必監漢唐之心則
今日之功化證效將超漢唐數等矣
臣伏讀聖策曰朕上嘉下
樂云云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臣有
以見陛下念今日入者之
務而甚有望乎爲道之驗也臣聞天
變之來民怨招之也人才
之乏士習蠱之也兵力之弱國計屈
之也虜寇之警盜賊因之
也夫陛下以上嘉下樂之勤夙興夜
寐之勞悵歲月之逾邁亦
欲以少見吾道之驗耳俯視一世未
能差強人意入者之弊臣
知陛下爲此不滿也陛下分而以入
事間臣合而以四事對請
得以熟數之於前何謂天變之來民
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人心之休戚天心所以爲喜怒者也熙甯間大旱是時河陝
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
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
之狀爲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
罪上爲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聞不容髮
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爲今之民生何如邪今之民生困
矣自瓊林大盈積於私貲而民間自建章通天頻於營繕而民
困自獻助疊見於豪家巨室而民間自和糴不聞於閭閻下戶
而民間自所至倉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圈豕惟所唾啖而民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三

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尙可謂之
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尙可謂之小乎生斯世爲
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操斧斤淬鋒鏑
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脈者滔滔皆是然則臘雪斬瑞蟄雷愆
期月犯於木星殞爲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怪夫屢書不一
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安民之道則民生旣
和天變或於是而弭矣何謂人才之乏士習盡之也臣聞窮之
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修於家他日之行
於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爲先務甯收落韻之

李迪不取鑿說之賈邊甯收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怪之劉幾建
學校則必欲崇經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藝其後國子監取湖
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
時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
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爲今之士
習何如邪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
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於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
爲工累牘爲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
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十四

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旣壞於未仕之前則
氣節可想於旣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黃霸
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
其爲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
者無怪也牛維馬繫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
悠悠風塵靡靡媮俗清分消歇濁滓橫流惟皇降衷秉彝之懿
萌槩於牛羊斧斤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爲
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淑
士之道則士風一滄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何謂兵力之弱國

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間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入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詔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能免於弱者必不能免於貧能免於貧者必不能免於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併荆兵以城襄則荆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於漢水冤血濺於寶峰而正軍忠義空於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荆蜀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五

兵又分而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持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歲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爲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於貧也陛下自肝鬲近又剝一安邊太平庫專一供軍此藝祖積縑帛以易賊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間風采立異前日之弱者可強矣然飛芻輓粟給餉餽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

則漏卮也列竈雲屯樵蘇後爨費於兵者幾何而霓裳羽衣靡
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熟日券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
何而量珠輦玉倖寵希恩戚畹之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
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
瓶罄而囂恥矣如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耶臣願陛下持
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於是而
可強矣何謂虜寇之警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間楊么寇
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瓊不能制時僞齊挾虜使李成寇襄漢
么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遂李成擒楊么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六

而荆湖平臣聞外之虜寇不能爲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內之
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爲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
而至於通虜寇則應心之大患也嗚今之所謂虜者固可畏矣
然而逼我蜀則蜀帥策瀘水之勳窺我淮則淮帥奏維揚之凱
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無得棄去則中國之技
未爲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之有其人也獨惟舊海在大一
隅逆雜穴之者數年於茲颶風瞬息一葦可航彼未必不爲夕
爲趨浙計然而未能焉短於舟疏於水懼吾唐島之有守一在
耳然洞庭之湖烟水沈寂而浙右之湖濤瀾沸驚區區妖孽口

謂有楊公之漸矣得之京師之者老皆以爲此遠出沒倏閃在
來翕霍駕舟如飛運掩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
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兀末於金山者以此我之斃逆亮於采石
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或出於楊公
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於荆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於浙
也曩聞山東薦饑有司食市權之利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
猶未互易安知無爲其鄉導者一夫登岸萬事瓦裂又聞魏村
江灣福山三寨水軍興販鹽課以資逆雖廷紳猶謂是以扞衛
之師爲商賈之事以防拓之卒開鄉道之門憂時識治之見在

文信國公集

卷一

七

往如此肘腋之蠶蠱懷袖之蛇蝎是其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
命發運兼憲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爲滅此朝食之圖矣然屯
海道者非無軍控海道者非無將徒有王瓊數年之勞未聞岳
飛八日之捷乎太叔平苻澤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懼爲
李成開道地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求所以弭寇之道則寇
難一清邊備或於是而可寬矣臣伏讀聖策曰夫不息則久久
則徵今胡爲而未徵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臣有
以見陛下久於其道而甚有感乎中馬大易之格言也臣聞天
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隕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

月星辰久而常新也以行天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卽所以爲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卽所以驗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固肇於不息者之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跡其心不息故其跡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內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運無端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爲之聖人之久於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間三君爲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心無淫于逸無遊于畋也是三君者皆無逸而已矣彼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如此然則不息者非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一夕之暫矣寶紹以來則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熙以來則把握此道嘉熙而淳祐淳祐而寶祐十餘年間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下處此也庭燎未輝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是臣知其玉食弗遑夜漏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人之運亦可謂不息矣然旣往之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難所臨大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七

庭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暗室屋漏之隱試一警
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雲集陛下之心此時固不
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息於外者
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內不息於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彼乍
勤乍怠乍作乍輟則不息之純心間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久則
徵臣知中庸九經之治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久臣知繫
辭十三卦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淵蝸螻蟻之中虛明應物之
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力不繼則徵久之功俱
廢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陛下之所以策臣者悉矣臣之所以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九

忠於陛下者亦既畧陳於前矣而陛下策之篇終復曰子大夫
孰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臣伏讀聖策至此陛下
所謂詳延之意蓋可識已夫陛下自卽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
士不惟不罪之以直言而且導之以直言臣等嘗恨無由以至
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積幸見錄於有司得以借玉階方寸
地此正臣等披露肺腑之日也方將明目張膽謇謇諤諤言天
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
所發也陛下胡併與激者之言而厭之邪厭激者之言則是將
胥臣等而爲容容唯唯之歸邪然則臣將爲激者歟將爲泛者

歟抑將遷就陛下之說而姑爲不激不泛者歟雖然奉對大庭而不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於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欲聞大道之要爲問帝之求道其心蓋甚銳矣然道以大言帝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也使仲舒於此過言之則激淺言之則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說曰正心武帝方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仲舒乃告之以真實淺近之理茲陛下所謂切至之論也奈何武帝自恃其區區英明之資超偉之識謂其自足以凌跨六合籠駕八表而顧於此語忽焉仲舒以江都去而武帝所與論道者他人矣臣固嘗爲武帝惜也堂堂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三

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泛泛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爲陛下獻陛下試采覽焉一日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闕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至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勅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絕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尙書奉行宮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得以焚立妣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

空頭勅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
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爲公道計者非不
悉矣以夤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
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
發節星日爛幽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
庭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
諸司陞補上瀆宸奎而統師躐級閣職超遷亦以夤緣而得恩
澤矣不惟姦賊湔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姦胥道刑亦以鑽
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鬪訟阜隸猥賤之手求悉達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五

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蟻蝨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爲
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爲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
此壅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
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閑出唐斷爲說嗚呼此
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
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啓人
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創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
再行御筆爲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爲之分裂
者數世是可鑒矣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批

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一日
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脈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頽靡所
以光明而張主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至直
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
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
鳴朝陽以爲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鶻擊
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
猶得以殫守忠之姦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
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會觀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三

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爲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
供課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
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汗
山藪藏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
論於已有所未協於情有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
乘輿上勤節賄而小小予奪小小廢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
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拌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
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姻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
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來和事之譏臺吏

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定間歐陽修以言事出未幾卽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卽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至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橫爲疑嗚呼茲非富弼忠於仁祖之意也弼傾身下士甯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兩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置看詳理訴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爲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已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於霜臺烏府中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三

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悵然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功化之淺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爲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處雖勞而未違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渺焉未有際邪臣始以不息二字爲陛下勉終於公道直道爲陛下獻陛下萬幾之暇儻於是而加三思則躋

帝王軼漢唐由此其階也已臣賦性疏愚不識忌諱握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激亦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泛冒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留神臣謹對

廷試前兩日先生苦河魚且不能食試之日丑寅間強起乘籃輿趨馳道外幾不能支吾至所諸進士趨麗正門之旁門先生隨羣擁併而入頂踵汗流頓覺蘇醒至殿廊恭受御策題就題命意思湧泉運筆如飛所對且萬言未時已出矣或謂有神物者盪滌其中以吐其奇是豈偶然之故哉道體

堂謹書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對策

十四

封事

己未上皇帝書

十一月吉日勅賜進士及第臣文天祥昧死百拜謹奉詔獻書於皇帝陛下臣一介疏賤遭逢聖明猥以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悠風塵流靡臣於其間蓋嘗感激奮發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懼無以辱使令杜門四年讀禮之外蓋未嘗一日不思以自效也乃夏五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於家居進臣於仕籍臣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追惟蒙恩之初阻於朝謝北望天路輒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

臣詣拜闕下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漫艱邊洋頓迫
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德斥去元姦凡可以當天意
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灑宸翰誕
布詔書庶幾中外臣庶危言極論以有補於今日之故陛下悔
悟之意上通於天天下於此感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趨謝闕庭
兩讀綸音爲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地並立况臣蒙被厚
恩非衆人比使於此時泯泯默黜上負陛下內負章表尙何以
飲食於載履間哉是用不遺一鍼輒奮愚衷條其說以獻惟陛
下裁幸一日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封事

五

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
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固猶未至
如馬上之急然寇入腹心事干宗社陛下爲皇皇拯救之謀不
得不畧倣馬上治之之意令陛下焦勞於上兩府大臣匪勉於
下君臣之聞不可謂非日討軍實而申倣之者然尊卑闕絕禮
節繁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搢笏出奏從容
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及波而圖之猶懼不
既謀王斷國之設施以至庶民之蘊蓄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究
竟之哉陛下退食之暇雖時出內批以爲宰相商論宰相又時

有奏報以出其建明然天下事得於面論者利害遂以於一言
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授寸陰可惜使宰相
常有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末固有費其口力者矣其於幾務豈
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於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
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爲國家至計也賜茶之
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
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
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於其間衆議惟允則
三省畫時施行上下如一都俞吁咈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之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封事

五

舉天下何事不可爲何難不可濟至於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
者重臣建闡之事方帥海門隨遷建鄴甫鎮建鄴又進上饒布
置變換如奕棋然卯詔辰行奔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
遷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誤事繼自今
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某人備某職某人任某事人物權衡當
而後用朝廷命令莫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惶惑驅馳者
不至遲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
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觀望其於國事厥非小補又如
用一人也或出於陛下之拔擢或出於宰相之所擬中書已費

行移後省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比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悞事機臣愚以爲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譏宸命無反汗之失事會無濡滯蹉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由出宰相之重又天子之所與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來於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於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封事

七

敏手不能以大有爲須是博採四方之謀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僨於事側聞軍期文書填委叢積宰相以其開誠布公之歲月弊弊焉於調遣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日集衆思廣忠益今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役其兩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於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柳宋元有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爲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皆絕是簡省其間長貳常可缺員莫若移尙書省六房

隸之六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稟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倣諸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知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劇切講畫以治此寇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酬應簡則聰明全心志壹則利害審塞禍亂之路開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日倣方鎮以建守今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爲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捲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而盜賊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寇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入於賊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爲方鎮之議者矣先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爲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闡節制江東而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蓋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闡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俱重統未明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封事

三

有如一項兵財宣關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畧倣方鎮造規分地立守爲可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國隆興與鄂爲鄰朝廷旣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堂奧此外入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虜之爲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入桂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訓有兵惟廬陵猶此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虜旣以此爲得策則夫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剝殘至一邑則一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封事

五

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爲莫若立一鎮於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爲去者令注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諸色窠名盡予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伍符團結之外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爲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寬緩之力以爲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

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爲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真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援數人之沈鷲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爲國家當一面則郡縣之間文移不至於太密事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於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寇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尙何惴惴宗社之憂哉三日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於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爲鄉井之衛疾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然而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爲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爲里胥者沿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爲保伍也已而上其籍於官又從而聖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右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往有寇警則鄉里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隅總擊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封事

三

望其日也

椎牛釀酒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而類編爲之任一區
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
今朝廷命使以團結州縣奉旨而行移計其規爲布置當有加
密於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屬邑合狀帳申
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
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
無以通於城郭虜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
及揀教閱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
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
使之自峙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於官則無以給也
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
百人此隅總一日能辦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
增兵之有名而拒寇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升降其官
賞以爲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之賈誼有言皆非
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誠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爲
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借軍籍一郡得二十
萬家則可以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
三萬州郡見存之稅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利可以備軍

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就爲養收其財以就爲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爲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和爲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凜凜然不下一敵國今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會不滿二十萬使吾於諸閫之外別得十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德州縣財賦各有窠名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封事

三

今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閫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蓋籌之審矣夫京湖之路旣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旣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於虜孰若變通盡利以庶幾虜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旣全則吾之境內其惟正之供者尙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不得不勉自節縮曲爲通融多方以濟諸閫之急支吾年時寇必就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

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智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敷之多涉歷之熟積勞持久而後得至於高位養成遠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礙資格法而至於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遺國家之憂臣嘗見數年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徬徨四顧弄印莫屬挨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爲之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

文信國集

卷一

封事

三

於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變易常至於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平世拘攣之弊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况其重者乎今自朝郎以上凡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唱喝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才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旣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於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辦事者固多矣三辰不軌拔士爲相鬻夷猾夏拔卒爲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尙拘拘子子於資

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間凡寮底小官馳騁於繁劇之會者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浸弊於私而改官之格率爲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者衆而氣槩才識望於鄉里會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皆逢掖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爲公卿者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於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心疾首於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於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位漢唐法度疏闊其一時人才常倜儻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至於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奈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人望爲一州長雄其間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曰舉之以爲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其類異通敏者引之於帷幄樽俎之密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巖之氓市井之靡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辯機警足以間諜使貪

文信國公集

卷一

一封事

一

使愚使詐使勇則羣策羣力皆吾屈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用
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馳策其跡弛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
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於此然陛下髣髴而行之則吾規
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夫古之爲
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虜
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立故也今陛下
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汙更宿弊如雷霆風雨交馳並
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爲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
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已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
何也悔悟之意未明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奸名
譁競使奸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福陛下必及受用事
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爲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臣
下今旣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
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
猶有愛於貌爲靖共者邪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三數年前縉紳
之能出臆論事者旣爲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叩閭疊壘不自
已奸人疾其爲害已也託名學法重致意於禁上書之一條而
後陛下之言路盡塞陛下今旣悔悟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封事

三

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爲言彼其所陳固石未盡切實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今有人焉陷於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於內客邪日衝擊於外四肢百骸幾至解體一日倏大悔悟自劊其酒色之愆而使爲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己之短其爲身謀幾晚矣然知湛溺之爲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於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之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封事

美

下嗣無疆大慝服所以撫靡愛養培植億萬年不天之休加乎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延寇入室謀危國豈益乎今日遠近爲之荷擔宗社幾於綴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誤爲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怒罵以爲倡於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穢威惡盡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攘臂聚斂招集奸凶爲陛下失民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爲晉陽尹鐸曰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爲天下計者不屑於其小而惟遠者是圖不快於目前之求而常恐其一朝之患故雖簡

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爲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爲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斂之術然猶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爲謀不臧率天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爲陛下問者屢出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效於難然調度方殷兵革又不得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什伯今日救保障之費蓋千萬億祗而未有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尚仰此人者不以聚斂斷伐祖宗含洪寬大之仁蠱賊陛下神明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脩內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封事

三七

司必不豪奪民產以實無莊必不措價西園以布中外貪酣之寵必不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汚濁之門如此則奸人必不得藉據相位徧置私人如此則疆禦措克之流必不得齒於縉紳玷於節鉞如此則各郡有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結北司剝割以應奉內獻且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江闡虐取漁舟故吾人爲鄉導以至於此曾不知是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爲交結應奉而一切不郵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闡之事偶著爾今論者追訟江闡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留寶焉爲聚斂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

懷怨叛如臣所指之者一死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爲表裏以揜陛下之聰明密爲游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好名中傷言者必不以譁競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直橫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贓加罪朝廷清一言蹈光明邪人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壅隔人離而陛下何以不覺寤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憑依陛下恩寵以爲奸人與土故顛倒宇宙濁亂世界而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訟過於天地負媿於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夷狄則豈獨一奸人爲之哉原情定罪莫重於奧主而奸人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封事

五

次之莊周曰兵莫憚於志鏃鏑爲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於手而在於心不在於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鏃鏑也奧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忪隍陛下爲中國王則當守中國爲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尙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卧薪以厲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寇逆死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攘寇之志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爲去邪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爲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參酌國論堅凝廟

謨爲效死不去之計則一日嘗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
恐京畿爲血爲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
哉臣愚以爲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
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
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
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
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
以稱其私雖害子而家未忍亟去况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
憐之懇款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忍遽甘心焉然宗社之事
重左右之恩輕蠹民誤國之罪深承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
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
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
喜悅將士不感泣而思奮虜寇不駭愕而謀還是人心天理可
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斷盡也臣所不信臣嘗讀諸葛亮出師
表輒掩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
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
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興復漢
室其於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良以社稷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封事

五

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於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常執其機耳此亮之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塞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上助尊夏攘夷之一畫者已畧備矣而臣獻其狂愚於末猶有感於亮之所言區區劣功何敢引亮爲證願所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爲也臣非不知疏遠之人指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仇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甯以身犯不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爲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植根固流波漫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正自難免與林迫於權勢之威憂疑於一己之禍噤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而陛下以爲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示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痛哭涕洟望闕懇摺而不能自己也臣冒瀆天威殞越震懼謹席藁私室以俟威命之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不備臣某昧死百拜上

此先生開慶己未伏闕書也先生丙辰狀元及第乃穆陵親

擢舊例三魁唱名罷賜袍笏謝恩入幕賜御饌進謝恩詩出
賜席帽於闕門外上馬迎入期集所者又名狀元局官給錢
物供張皂隸等於此所聚同年待賓客刊題名小錄賜聞喜
宴進謝宴詩如此者一月然後率榜下士詣闕門謝恩謂之
門謝門謝後命之初階內狀元授承事郎僉書某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至後一科放進士榜則前一科狀元召入爲祕書
省正字名曰對花召此舊例也先生入期集所數日嚴侍有
疾卽謁告還邸侍藥未幾乃有失怙之變卽持服扶柩歸里
服除閉門度日後一科當對召日始除僉書甯海軍節度判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封事

聖

官廳公事蓋先生未除官而卽持服故除初階先生上請未
敢受官乞行門謝禮奉旨允已未冬造朝門謝適有江上之
警應求言詔上此書不報而歸未幾又除僉書鎮南軍節度
判官廳公事先生上請乞奉宮觀香火以安分守除中管建
昌軍仙都觀未幾除祕書省正字諂辭云倫魁登瀛故事也
然始進大率以虛名旣久乃知其實踐爾則異是初以遠士
奉董庄之對繼以卑官上梅福之書天下誦其言高其風知
爾素志不在溫飽麟臺之召其來何遲語有云見大名難又
云保晚節難爾其厚養而審發之使輿論翕然曰朕

敢言之士可陞校書郎又陞著作佐郎兼景獻太子府教授
值巨闢董宋臣再出用事於是上章極論遂出知瑞州此章
見於後今畧叙其槩云道體堂謹書

癸亥上皇帝書

七月吉日具位臣文天祥謹昧死百拜獻書於皇帝陛下臣賦
畀末學天賦樸忠遭逢聖明早承親擢已未之夏陛下廷策多
士記憶微臣俾佐京兆尹幕時臣不敢拜恩乞行進士門謝旨
令赴闕其冬實來行禮適值寇難方殷江上勝負未決而全永
衡且破於時京師之勢危如綴旒上下皇皇傳誦遷幸臣得之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封事

聖

目擊誠恐六師以一朝而動京社之事關係不細采之公論則
謂寇禍起於愴王之聚斂而愴王用事則至於董宋臣至於遷
幸一事宋臣張皇處分尤駭觀聽事勢至此死且無日臣忠憤
激發明闢上疏乞以宋臣尸諸市曹以謝生靈荼毒之苦指陳
觸忤自分誅斥出關待罪不報亟歸山林側聽聖裁臣章雖不
付出施行而竟亦不坐臣以罪非惟免於罪而已改命洪幕從
欲與祠又寵綏之臣嘗以爲區區父母之身既委而狗國矣陛
下赦而不誅臣之再有此身是陛下賜之也感激奮發當恨未
有一日答天地之造前冬誤辱改召畀以館職會未幾時進之

以著庭寵之以郎省臣之取數於明時者益以過多恭惟聖德日新朝無闕事臣得從事鉛槧悉意科條以無忘靖共爾位之訓誠幸誠荷茲者倏讀報狀宋臣復授內省職事臣驚歎累日不遑甯處繼傳御批洵畀兼職且使之主管景獻太子府臣備員講授實維斯邸此人者乃爲之提綱當其覆出臣自揆以義且無面目以立朝況可與之聯事乎請命以去臣之分也然臣端居深念託故而去謂之潔身可也陛下未嘗拒言者言而當於可陛下未嘗不行臣不言而去則於事陛下之道爲有未盡是用不敢愛於言伏惟陛下鑒臣之衷而幸聽焉臣伏讀國史

文信國公集

卷一封事

聖

竊見孝宗皇帝所以待讐御者終始之際恩威甚明臣嘗以爲自古人主寬仁莫如孝宗英斷亦莫如孝宗方會覲龍大淵輩用事周必大言之龔茂良言之劉度言之鄭鑑袁樞言之言者日以盛而孝宗假以恩寵未嘗爲之少衰孝宗豈弗諫者哉聖心寬仁未忍驟有所加也比其招權弄勢日益翕赫小心謹畏之態昵昵於前者迄不能掩其陰私傾險之迹或以見疏死或以坐罪廢英斷如此豈以寬仁而遂失之姑息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子神孫一守是法恭惟皇帝陛下以聰明操制萬幾以神武經緯六合四十年間凡經幾大禍亂幾大驚危易轍改

絃重新整頓功業逐日以新聲名隨風而流尙論聖德三代以下之英主未能或之先也神明之下待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厥辟固其所也惟是宋臣兇鷲慘毒不可嚮邇陛下曩以其小有才而假借之小人不足大受倚恃權勢無所不至戊午己未間天下指曰共欲甘心臣冒死先爲陛下言之陛下於此時猶有徘徊顧惜之意未卽加罪也而縉紳學校交疏其惡伏闕投匭殆無虛日陛下始豁然大悟奪其大阿屏置畿郡中外鼓舞歌誦盛德臣妄謂陛下之寬仁全似孝宗陛下之英斷亦全似孝宗漢家自有制度固應如是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封事

器

雖然陛下稟天地冲和之全氣接帝王忠厚之上傳寬仁英斷雖並行而不相悖二者分數寬仁較多是以如此人者遂得以生全於覆載之內尋醫之旨未幾朝請之命復下今者又使之丙居要地日覲宸光惟至聖爲能寬裕有容有如此者然臣嘗聞之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蓋仁則無私無私故能好能惡聖人豈專以博愛爲仁哉漢唐宦官之禍其後至於濫觴而不可救推原其初則起於時君一念之不忍是故古人之防微杜漸不敢忽也語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宋臣前此誤國之罪陛下旣赦之而勿問矣臣何敢追尤往事上竇聖聰獨爲方來

計則發緯之憂不能忘情焉夫以陛下聖明在上孤雛腐鼠亦何敢晝舞夜號少作喘息其人心性殘忍羣不肖所宗竊恐復用之後勢醜肆張植根既深傳種益廣末流之禍莫知所届近者陛下親製十四規不哉聖謨爲萬世計甚悉有如此事獨可以爲小故無與於貽謀而闢畧之哉宋臣之爲人臣實疏遠亦安能以盡知之惟是天下之惡名萃諸其身京國閭巷無小無大輒以董閻羅呼之陛下之左右使令亦眾矣此名不歸之他人而惟此一人是歸則豈不召而自至也哉陛下毋以其退然謹愿而謂其未必怙威生事也毋以其甘言卑詞而謂人言爲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封事

聖

已甚也千金之家強奴悍僕恣橫閭里至其服役於主人之前固亦未嘗不小廉曲謹而可信也此事雖小可以喻大陛下儻察及此則亦何愛於此一人而闕惜英斷以重違天下之心哉伏望陛下稍仰聖情俯從公議縱未忍論其平生之惡以寘之罪亦宜收回成命別選純謹者而改畀之失一兵得一兵於國家事夫亦何損於以厭人心之公於以示來世之法於以防天下之禍於未然令聞令望施於無疆臣子之願莫大於此臣實何人輒上封章以仰及於萬乘之所親信此蟚蛄木自速齏粉可謂愚甚然臣方備位中朝使其以厚祿餽口坐取遷擢豈不

得計而臣子所以事君正義謂何世道升降之大幾國家利害之大故奈何坐而視之喋不發一語上負天子下負所學貽無窮羞此臣所以不敢強顏以留亦不敢詭辭以去忘其櫻鱗不測之危以冀陛下萬一聽而信之臣言得行宗社之利也臣之榮也如臣之積忱未足以仰動天聽坐受斧鉞九殞無悔謹杜門席藁以聽威命之下臣無任望闕瞻天激切屏營之至不備臣昧死百拜

輪對劄子

臣早以書生遭遇先皇帝親擢事先皇帝垂十年恨無涓埃補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封事

異

報天地陛下龍飛繼運移忠以事聖明永肩乃心臨鑒在上比者臣來自外藩待罪戎監陛下親御宸墨進之經筵臣學殖凋蕪循牆無路白入侍種廬切見天顏晬穆聖性謙虛雖如草茅之愚時賜訪問臣感激殊遇亦既得以悉數於前矣猥當轉對伏念臣職在講讀今日聖學關天下治忽不細輒因封事畢吐其衷臣聞聖人之作經也本以該天下無窮之理而常足以擬天下無窮之變天地無倪陰陽無始人情無極世故無涯千萬世在後聖人亦安能預窺逆觀事事而計之物物而察之然後世興衰治亂之故往往皆六經之所已有凡六經垂監戒以爲

不可者小犯之則關安危大犯之則決存亡如赴水火之必斃如食堇葛之必毒是何哉聖人知有理而已合於理者昌違於理者僵所貴乎帝王之學惟能不悖乎六經無蹈乎其大戒而已嗚呼聖人所以爲萬世慮者豈不甚智所以爲萬世戒者豈不甚仁矣哉書曰民可近不可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而後世猶有以民爲黔首以覆其宗爲天下笑者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而後世猶有昭陽華清霓裳羽衣以階漁陽之禍者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而後世猶有葡萄天馬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封事

七

甲帳翠被以致四海蕭然者臣嘗歎夫自聖經以來時君不聞大道之要生人不被至治之澤秦至五季千數百年間犯六經之顯戒者相望史冊聖人立爲大經大法以幸萬世藐然未有聞焉豈不惜哉惟皇上帝昇矜斯文孔孟微言至我朝周程張朱始大闡明如朦斯發先皇帝表章四書尊禮儒先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穆考之廟稱爲理宗陛下親得精一之傳而日就月將緝熙于光明斯道斯民邂逅千載先皇帝欲爲唐虞三代之治殆留與陛下使了此事臣觀陛下自踐祚以來畏天尊祖親親仁民敬大臣體羣臣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何往非

學今朝廷清明宮府齊一大法小廉罔越厥志不可謂不治矣
然臣切怪去年寒燠失常四方或以旱告今年星文示變雨雹
見妖近者積陰爲寒皆名咎證漢人縱閉之學必謂一證主事
臣不能曉此但卽其影而想其形因其流而疑其源豈人所不
知已所獨知之地陛下猶有當反之六經者乎陛下日御經筵
正道正言嘗接於耳而又內庭不廢觀書傳日多識前言往行
以蓄其德陛下蓋有之矣臣愚更願陛下虛心體認切已省察
每誦一義善可以爲法卽驗之身日吾嘗有是乎無則勉之每
說一事惡可以爲監卽揣之心日吾嘗有是乎有則改之言則
慮其所終行則稽其所做豈惟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充道
學之用經綸天下之大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行而常行而
王以卒先帝至張道統之事業臣所幸身親見之哉書曰兢兢
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一日二日之間亦未至卽有萬事然一
事不謹則萬事之幾自此而兆故撥亂本塞禍源無一息不當
用功兢兢業業所謂必有事焉者也惟陛下留神

內制

文信國公集

卷一

封事

哭

擬進御筆

爲馬丞相趙愈
書上奏留平章

書曰五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占取其同自二人之同推之卿

士庶民無往不同者師相欲去二府以爲不可去是千萬人皆以爲不可去矣朕自師相有請寢食不爲安朕必不能違衆心師相亦必不忍違朕心嗚呼尙鑒時忱永綏在位師相其聽之哉所請宜不允

又擬

周公相成王終身未嘗歸國孟子當齊世不合故致爲臣蓋常情以去就爲輕惟大臣以安危爲重苟利諸國皇恤其身若時元勳爲我師相九帝付託大義所存太母留行前言可覆胡爲以疾而欲告休惟醫藥所以輔精神惟安身所以保國家古者

文信國公集

卷一

丙制

異

之賜凡杖雖當七十而不得引年我朝之重辯章雖過九旬而尙使爲政勉釐重務勿困眇懷所請宜不允

此先生直翰林院時代言一二也留平章二批已進呈御前賈似道有聞嫌所擬無過褻之辭且怒不先呈已諷諭別直院官改作進呈批出竟不用先生所擬先生卽引先朝楊大年在翰林草詔以一字不合真宗聖意明且援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爲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丐祠引去賈似道以漆木史作字至先生勉留大畧云直院援楊大年故事豈非亦有八年性氣邪如此者在先朝以爲異後來皆以爲

常近日馮王二直院所擬未嘗不反覆更定既曰天子私
又豈不通商量只如每年春帖自有一等忌諱字面上每令
似道諭詞臣再三改定諸公亦惟知謹承上意直院持未知
之耳幸不必過爲突兀而有遐心至卽率幾台照先生貼名
繳還來槩又上第二章力丐祠東擔出國門而臺疏罷命出
矣先生有詩曰當年祇爲青山誤直草君王一詔歸是也道
體堂謹書

擬冊立皇太子文

皇帝若曰朕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三十有七年夙興夜寐

文有國公集

卷一 內制

五

怵惕惟厲懼無以迨配于前猷自底丕類迺季秋將有事明堂
思惟皇天全付子有家繼繼承承於千萬年祖宗在天眷相惟
茲蔽自朕志貽厥孫謀子一人有辭卽廟神祇祖考將安樂之
皇帝曰猷具官皇子某爾忠孝豈弟少如夙成朕用疏爾王封
行爾賦畝欽迺服命克懋厥德惟爾休昭事有嚴俾爾圭鬯薄
海內外罔不咸一其冊爲皇太子改名某嗚呼厥惟我前人造
天丕基劊守惟艱哉天難謀命靡常民罔常懷懷手有仁戒之
哉爾惟親正人學于古訓罔遊于盤罔淫于逸罔以非道孫志
罔以古之人無聞知尊德崇道尚仁義行乃持壽壽崇壽社稷

以爲祭至天地神人無疆惟休朕不失爲知子爾亦有令名於
戲欽哉

文信國公集

卷一

一
方制

至

文信國公集卷一終



